

离火青瞳

1

余为魄 著



重出江湖系列⑥

离火青瞳

1

余为魄 著

责任编辑:李德民

封面设计:李立

重出江湖系列⑥

离火青瞳^①

作者:余为魄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刷:甘肃省新华印刷厂

87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430千字

2000年3月第一版 200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7-223-00980-7/I·268 每册定价:23.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出版缘起

现实社会，诡谲多变；险恶江湖，风起云涌。

当你为现实中的黑道、白道、正道、歪道所上演的剧码喝采或扼腕不已的当际，另一场更精采的连台好戏，也正在卖力地演出。

这个舞台，存在于每一个人脑中充满无限可能的想像空间——江湖武林。在这里，有人打着正义的旗号，暗中玩起权术的把戏；有人罪大恶极，最后却大仁大义；有人亦正亦邪，令人丧胆，也出人意料，孰是孰非，不到最后关头，人人都是朋友，也是敌人。

行走江湖，看尽人性百态。

就这样，现代的武侠小说不仅以精采的情节占据读者的心思，更以角色的鲜明个性、扑朔迷离的行径征服每一位武侠迷。对于人性的刻画，现代武侠名家自有独到的见解。忠义者亦有邪心、邪道中亦可见忠义之人，是非善恶不到最后无法断定，表象可能只是一种烟幕。

武侠小说的迷人，就在于它以另一种形式反映社会光明、黑暗的一面，当然还有那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带。武侠迷们从书中得到乐趣，也看透人性。

后浪推前浪，推不倒一片侠骨丹心。

相较于现代武侠小说注重“人性”的描述，旧派武侠小说则比较着墨于情节的铺陈，少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刻画。而现代武侠小说不论在情节转折、文笔架构、表现技巧上都比旧派略胜一筹，更加引人入胜。

虽然武侠小说已有新旧的交替，但是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侠义精神永远不死。

另一种“侠义”文学。

虽然武侠小说一向被排拒于文学之外，但在民间的影响力与渗透力却不下于正统文学。何况现代武侠小说常能直接反映时代意识，对于人文思想也有细腻的刻画，许多作家的历史考究、用词遣字更在所谓文学类作家之上。我们相信有朝一日，武侠小说也能荣登文学的殿堂。

赋予武侠全新生命。

在收集著作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一些高水准、难得的名作。这个发现让我们兴奋莫名，仿佛听见了整个武林的骚动、沸腾的声音，见到英雄侠士们蓄势待发的英姿。我们将这些万中选出的大作以严谨的手法重新编辑，推出好看、易读的“重出江湖”系列，故事大大精采，势必以雷霆万钧的魄力再度轰动武林。

江山代有人才出，“承先启后”更是瑞如今后的使命。我们正积极栽培新秀以传承武侠的香火，并将侠义精神发扬光大。

看倌接招！

当然，好作品更需要各位看倌的鼓励与支持。如果你是身经百战的老江湖，必定再度为难得的武侠大作兴奋得睡不着，不战它三天三夜誓不为人。如果你是涉世未深的江湖菜鸟，“重出江湖”系列正是你最佳的入门管道。未经闯荡，怎知江湖之险恶？在此传授行走江湖绝招，保证让你勇往直前，又能全身而退；亲眼看到的未必是真；亲耳听到的未必能信；态度和善的未必是好人；满脸恶相的未必是坏人；真相，需要时间来发掘。

内容简介

明朝中叶，天下第一大帮派漕帮总舵主韩秋丰病故，继任者是韩秋丰二十岁出头的儿子韩霜馆。

漕帮内六大派系都想取代他，漕帮外的“海神帮”、“鄱阳湖王”也想消灭他，部属瞧不起他，官方不支持他。在各种阴谋与血杀重压之际，孤立的韩霜馆却得到了一个被深囚在韩宅废楼内的神秘美女霖儿的指点，周旋在江南第一美女严榭和海神的女儿戚王君的爱情与阴谋之间，更得神秘宝珠离火青瞳之神助，治好了冰寒剑气之内伤。在一场场血战之中，由多愁善感、优柔寡断变得冷酷沉着、工于谋略，击败了各路敌人，稳坐了漕帮总舵主的交椅。

血杀使韩霜馆心灵孤寂，寻求情爱抚慰。他乘人之危与中了太监春药的美女戚王君在河滩上泥水中野合，他爱上了弟弟的未婚妻江南第一美女严榭。追击弟弟至老宅废楼时，却听得弟弟唤囚禁在废楼中的美女霖儿为“二娘”，才知被囚的女子是先父的小妾。

韩霜馆用剑砍开废楼，发现霖儿盘膝坐在一堆白骨之上，并与美女戚王君十分相像。霖儿说出真相后，他才知道，这个父亲的小妾，竟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与海神的女儿戚王君是孪生姐妹，她坐下的白骨堆，是她母亲及弟妹的尸骨……。

前帮主韩秋丰的艳杀恶行被揭露了，年青总舵主一夜间黑发变得如白霜般苍白……。

目 录

第一章	江风乱错柳	(1)
第二章	明珠夜光流	(17)
第三章	徘徊小楼前	(40)
第三章	不觉晨雾幽	(61)
第五章	上马赴龙蟠	(85)
第六章	恶水过江游	(108)
第七章	转瞬潮与汐	(133)
第八章	沉浮少年秋	(153)
第九章	宝剑劫美人	(174)
第十章	长竿号群酋	(195)
第十一章	血泊枭雄起	(220)
第十二章	一战平虎丘	(244)
第十三章	湖海英雄胆	(265)
第十四章	草莽壮士谋	(283)
第十五章	胆谋俱掌中	(308)
第十六章	祸难未将休	(331)
第十七章	同门轻绝灭	(353)
第十八章	兄弟相踣踣	(375)

第十九章	杀戮无尽时	(396)
第二十章	两鬓白霜留	(419)

第一章 江风乱错柳

“如果漕运是大明的血脉，那我就是它见血封喉的毒药。”

说这话的这个“我”，是漕帮的总舵主，韩秋丰。

当今是正德年间……

当今之世，敢说这话的人……也只有他了。

自唐季“安史之乱”以来，中原残破；两宋以后，长江流域又获得充分的开发，是以元、明两代，无不重修江东运河，通运南北之有无。靠漕运吃饭的工人跟船家、衙门和流氓，遂渐渐多了起来。梦想一统这地方，号令黑白两道、手扣天下经济咽喉的枭雄自不在少数。二十年前，漕帮建立了！它的第一任总舵主韩秋丰，成了实践这梦想的第一人！

韩秋丰说这话的年代，朝廷一年的岁入，超过半数都出于他脚下的江东，他们漕帮的地盘。

二十年后，五十岁不到的他，卧于病榻上将死未死之际，每个人都明白他的时代就要过了，但没有人知道，下一个时代是属于谁的？

他的时代就要过了，但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从漕帮总舵，苏州，开始……

“知府老爷来了。”

韩家宅邸的仆人向纪有佛悄悄报道。

纪有佛是韩秋丰身边的管事，也是他的人室弟了。韩秋丰出身四川的“柳叶剑派”，他和师弟柳秋禾，年少时离开故乡，闯荡江东，旋而凭着手里的短剑，打造出今日的局面。“柳叶剑派”分作三系：“柳叶正宗”、“朱家快剑”与“乱错柳”。在四川掌门当家的是正宗的人，漕帮的韩、柳二氏则属于“朱家快剑”外流的新势力。

纪有佛与韩秋辛的儿子韩霆馆同年，两人又是好友，所以韩秋丰对之信任有加。

“阿爹来了？”纪有佛思量道。苏州府知府纪廉是纪有佛的父亲。

纪有佛走向正在床边照料韩秋丰的韩霆馆，在韩霆馆耳边请示一番，韩霆馆点点头，示意他可以离开。纪有佛这才走出房门，来到韩家大厅上。

大厅上，除了刚到不久的纪廉以外，还包括漕帮的其他各家。其他各家指的是：“青龙帮”的殷家、“淮阴四蛟”的桓家、杭州的柳家（即柳秋禾一家）与“玄铁门”的百里长征。

这样的夜晚，大厅上的烛影光错，把厅堂正首的那块横匾：“江东丰壁”，映得摇摇欲坠；这样的夜晚，大厅上的人影晃错，横匾之下的那颗明珠：“离火青瞳”，“瞪”得闪闪发亮……

包括纪廉在内，漕帮的其他各家掌门，一见纪有佛走出，纷纷上前投以询问的眼神。

纪廉问道：“阿慈（纪有佛的名字），总舵主他老人家……”

“阿爹、诸位，”纪有佛当着众人的面答道：“总舵主他刚刚睡下，大家，不用担心——”

“贤侄，”柳秋禾在一旁着急地问：“你师父的脾气我很清楚，若非情况危急，他是不会召集大伙的，你就实说了吧……”

纪有佛听了后，缓缓地摇摇头、叹了口气。

这口气给了众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百里长征对殷、桓、柳三家说道：“各位兄弟，你们都看见了，这会谈论‘离火青瞳’，已经是不得不然了。”语毕，青龙帮帮主殷湘侠、桓家的当家桓识龄，再加上柳秋禾共四人，围成一个圈子，小声地讨论起来……

百里长征所谓的“离火青瞳”，这颗夜明珠，是漕帮的镇帮之宝。漕帮自家人皆信守一句话：

掌珠者掌门。

换言之，漕帮的号令者，不必一定是韩家的继承人，但却必须是“离火青瞳”的主人。

再换言之，他们所急于讨论的问题，是决定大家尔后的新主人。

而就在他们围成一个圈子的时候，纪氏父子却悄悄地退开，走到厅

旁偏门外。

纪廉虽是漕帮中人,但并非武林中人,他六个儿子,除了排行老三的纪有佛习武,其他的都是些个读书人。所以漕帮六家里,纪家最不可能掌珠。虎卧龙藏、龙蛇杂处的漕帮,怎可能交到纪家这种书香门第手里?是以百里长征一行并未邀纪氏父子加入讨论。

偏门,外边是韩家庭院里的林梢月影夜色深浓;内边是韩家大厅里的窗棂人影、机谋深沉,他们父子站在木板回廊上,窸窣而语……

“你认为韩爷撑不撑得过今晚?”纪廉问道。

纪有佛摇了摇头。

“唉——”纪廉叹道:“看样子,咱们这回是凶多吉少了。”

纪有佛问:“阿爹是怕会有夺珠之战?”

纪廉一怔:“夺珠之战?嘿,你连词都想好了?夺,珠,之,战……唉,我怕的就是这个。”他透着窗棂看去,大厅里各家人马,讨论得似乎很热烈……

纪有佛淡然道:“咱家两代受韩爷恩情,既不该有非份之想,又何苦管这些事?其他四家果真厮杀混战,我和霆馆也会力捍苏州,不使此地见血。”

纪廉苦笑道:“韩家宰制太湖一带,已历二十年。纵令韩爷逝去,四家相争,祸亦不至波及韩家。然而,纪家可未必……”

纪有佛问:“我们跟四家并无恩怨呀。”

纪廉指着厅内的桓识龄道:“我们跟四家固无恩怨,但人家跟我们却有嫌隙啊。”

桓识龄乃江北一带的盐枭,兄弟四人,人称“淮阴四蛟”。他一脸青面獠牙的长相,手持马刀,与桓家另外那三个如狼似虎的兄弟,在大厅上耀武扬威地踱步,仿佛总舵主的位子非他莫属……

纪有佛问道:“我怎么从未听您说过他们跟咱们的过节呢?”

纪廉答道:“为父曾任职平江县令,奉命清剿当地的海盗、倭寇。那时贼人的头子叫戚万年,他因受不了围剿,窜逃出海。你可知戚万年现在成了什么角色?”

纪有佛一愣,问道:“您说的戚万年,难道是‘海神’戚万年?”

纪廉点点头:“正是同一人。”

纪有佛又问：“桓识龄兄弟与他何干？”

纪廉道：“你有所不知。戚万年恨我甚深，只因顾忌韩爷坐镇苏州，他才不敢暗算于我。最近听说‘淮阴四蛟’和他结盟了……”

“唔，我同霆馆也听说了。”纪有佛道。

纪廉继续说道：“我想，戚万年极有可能是与之协商争夺漕帮总舵主之事，而咱们纪家数十口性命，大概就成了桓识龄报偿他的条件。”

“您是朝廷命官，苏州又是韩家的地盘——”纪有佛不太相信戚、桓两氏的威胁。

纪廉冷哼道：“桓识龄若入主漕帮，恐怕，再没有人可以保护纪家了。”

纪有佛听父亲这么一说，顿时大悟，他观看了一眼大厅内目前的局势，对父亲说道：“殷老前辈甚孚众望、殷虎武功又高强，桓识龄若想挟外力入主漕帮，只怕连殷家这一关都过不了。”

纪廉顺着纪有佛的视线望去，看着殷湘侠老谋深算、自信满满的模样……

殷湘侠旗下的“青龙帮”，遍布漕运四周，大大小小一共三十一个分舵，帮众数千户。江东人说：“漕帮若一青龙半”，可见“青龙帮”在漕帮里的势力。当然实际上漕帮是大过它好几倍的，但七十高龄的殷湘侠，倘代韩秋丰成为新主子，不服的人必然较少。何况，殷湘侠的长子殷虎，练的那一手家传“太极剑法”，不惟称雄江东，慕名运来的一些剑客，更未闻有挑战成功的。殷家的实力，直算是漕帮六家之首。

“只怕……殷家为漕帮带来的祸害，更大过桓识龄。”纪廉说道。

纪有佛不解：“何以见得？”

纪廉答道：“殷家与南昌府的宁王爷一向交好，你该不会不知吧？”

纪有佛微笑道：“漕帮上下，哪个码头不跟权贵、官府打交道？殷家又岂能例外？”

纪廉不以为然地说道：“长沙的宁王爷，素有异心。殷湘侠若掌漕帮，必为其所用，届时，漕帮各家皆犯灭门之罪矣。”

“宁王将反只是传言罢了，不是么？”纪有佛问道。

纪廉答道：“上个月，我到鄱阳湖走了一趟，宁王府里的一名护院告诉我说，宁王近期必反。这护院原是张氏兄弟安排在宁王身边的眼线，不意他竟搭上了我，要为韩爷卧张氏兄弟的底。”

纪有佛一惊：“韩爷派您去察探张氏兄弟？”

他们口中的张氏兄弟，指的是张兆洛三兄弟。他们兄弟乃独霸鄱阳湖一带的武林枭雄。由于漕帮抢了张氏兄弟不少黑道生意，双方遂互争江东领导权，势如水火。两派人马也各自安插一些卧底的眼线在对方的阵营中，搜罗情报。

纪廉点头：“唔，结果阴错阳差得知宁王的反情。”

“既然如此，阿爹为何不上奏朝廷？”纪有佛问。

纪廉叹气道：“万岁爷宠信刘瑾，早已不问朝政，宁王又买通了刘瑾身边的钱宁，嘿，我若上奏，奏章还未送至万岁爷跟前，这批太监就先搞死我们了。”

纪有佛苦笑道：“唉，朝纲不振啊，我们漕帮不也是靠收买这批厂卫太监，才能目无王法地操控江东？唔，倘使这样，那……”

他父子二人不约而同地转身过去望向大厅上，正在高谈阔论的柳秋禾……

柳秋禾身长八尺许，人高马大，一脸的落腮胡。他虽然武功、声望都不及韩秋丰，但漕帮自家人还是习惯把他们两家并提。柳家定居杭州，在杭州城里的势力、财富，一如苏州的韩家，是故人称：“韩柳苏杭”。

“你觉得你师叔的‘机会’如何？”纪廉问道。

纪有佛清楚他师叔柳秋禾的“斤两”，清楚柳家除了倚仗韩家，否则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一旦各家相争，是绝无胜出机会的。

他肯定地摇头表示。

纪廉又问：“柳成家呢？”

“成家？”纪有佛迟疑道：“成家虽是文武全才，但排行最幼，恐怕他那几个哥哥不服。何况，师叔性格自负，并不听用成家。”

纪廉喃喃自语道：“‘柳家五成，未者最胜’，只可惜……”

纪廉所言，是江东武林人士的传说：柳秋禾生有五子，名成山、成河、成江、成岳与成家。其中只有成家，剑术、机谋令人赞叹，余则均不足取。

纪有佛沉吟道：“谈了这么多，要单就功夫而言，‘玄铁门’的百里长征应该算是江东第一了。”

纪廉不认同地说道：“哎，这是大家公认的没错。但就算真是这样，漕帮总舵主这个位子也不可能单打独斗来决定。”

百里长征本为河北的“玄铁门”左护法。“玄铁门”掌门在十几年前死掉时，左、右护法争位，两人彼此各拥门内数百名徒众，结派互斗。百里长征虽技高一筹，击毙了对手，然而争位之战还是输了。遂带着残余势力，投靠韩秋丰。在漕帮里，他因人少势弱、资历较浅（可是他却年近七十了），是故纪廉并不看好其夺珠的可能。否则以他独步天下的“玄铁九节鞭”，这位绰号“江东枭”的高手，又岂是泛泛？

纪氏父子这头讨论得正热切着，大厅内的群豪也讨论得正激烈。突然，骚动自门外传来……

“师父！”一名“玄铁门”徒众，跑进了厅上，“大门外……大门外有人闹事！”

这个月担任总舵卫戍的，恰巧是百里长征的“玄铁门”，门外出了事情百里长征得负责的。

他不悦地喝道：“有人闹事？摆平他呀！这里是你进来的地方吗？滚！”

“可、可是……”该名徒众捂着身上的伤口，道：“对方……对方……”

“对方太厉害，挡不住啦。”柳成山接口笑道。

一时间，柳氏兄弟对百里长征师徒，冷嘲热讽的话纷纷出笼：“还是师父出马吧。”“哟，连个卫戍工作都做不好，还谈什么继任大事呀？”“‘玄铁门’没人罗！”

百里长征让柳秋禾那几个儿子给说得面红耳赤。

进来报讯的该名徒众不甘的说：“连殷虎都称赞对方剑术精妙，你们柳家的人说啥大话！”

“哦？”殷湖侠听了，咕哝说道：“又有人来挑战我家的‘虎头儿’啦？”

该名徒众没来得及口答，门外又有人奔入……

这回奔入的是恒识齋的独子，恒严范。

恒严范直接走到父亲身边，并不跟其他人打招呼，神色着急地问道：“爹，可否借您的宝刀一用？”

恒识齋的几个兄弟均纳闷道：“严范，门外到底出了什么事？”“来闹事的点子厉害吗？”“你要借刀来跟对方搏么？”

恒严范答：“几位叔伯有所不知，门外来闹事的点子是个厉害角色，单凭一把剑，就闯过‘玄铁门’上百名徒众的拦阻。”

柳成山一旁又插话道：“哼，武艺之高下，岂在乎兵器之良莠！”他转向柳秋禾自负地说：“爹，让我们几兄弟出去伸展一下筋骨，免得惊动了总舵主他老人家。”

恒识龄倒转手中马刀，递给恒严范：“哪，拿去吧。用这把‘吞血马’会对方，伸展一下筋骨，免得惊动了柳家这几个小朋友。”

“吞血马”是恒家的家传宝刀。传闻它是把滑不沾血的马刀，故有此称。

恒家与柳家之间，这下已把大厅的气氛弄僵了。当恒严范持刀走出大厅，柳成山和他弟弟们也跃跃欲试地想跟去，不住地望着父亲，等父亲点头。

柳秋禾看看百里长征，再看看殷、恒二氏，缓缓说道：“依我看，就让他们年轻一辈的去处理这等杂事。百里兄，您就和殷兄、恒家兄弟留在这儿，咱们大伙继续刚才的话，怎么样？”

“喔，好，甚好、甚好……”百里长征喜道。他原来担心因为卫戍的责任必须离开大厅，会错过了大厅内什么重要决定。于是转身对报讯的本门徒众斥道：“还杵在这干嘛？滚！”

这时，柳成山又以请战的眼神望向父亲。

柳氏兄弟毕竟才都十几岁，不若殷虎、恒严范等其他各家晚辈老成。一听门外有恶斗，都想出去试试身手，叫别人瞧瞧。

柳秋禾只好无奈地点头，嘱咐道：“小心些。”

柳氏五兄弟提剑来到了中庭。这里，除了韩家直属的护院、保镖外，并无啥异大。

等他们走经几处穿堂后，一阵兵器交击声、吆喝咒骂声，便不断地传来……

柳成家问几个哥哥道：“不说是在门前吗？怎么闹到前院了？”

柳成河道：“哼，‘玄铁门’的人干什么吃的？堂堂漕帮总舵，竟让外人闯入。”

等他们赶到时，前院已经满是伤患了……

一路望去，担任卫戍工作的“玄铁门”徒众，哼哼唧唧地躺了一片。韩家养的那些护院、保镖们，则带伤负创，退至两旁。

殷家的殷虎，此刻正仗剑立于前院中央。

刚向父亲借刀的桓严范则在旁观之列。

不少纪廉带过来的衙门差役，倒是事不关己地站在门外休息，一副看戏模样。反正主子又没下令他们插手，这票漕帮流氓，打死一个少一个。

大家都围住了场中的一名年轻剑客……

柳成山等人走近韩家的保镖领队蒋安，问道：“点子是什么名堂？要这么多人围攻他？”

蒋安口答道：“这厮并不肯说，哪——”他指了远处一支旗幡子给柳成山看——幡上写着一个大‘拘’字：“对方自称是阴间使者，说要来拘提咱总舵主。”

柳成河冷笑道：“哦？好大的口气，真他妈的不怕死，人家既然不怕死，你们一拥而上，死捉活杀了便是，何必相持这么久？”

蒋安又回答：“最初，确是如此。总舵加一加也有上千个人，乱箭射死了这厮便是，孰料……”

“怎地？”柳成山问。

“唉，”蒋安羞愧道：“这厮剑快如飞，身形多变，根本困他不住，很多人还反而着了他的道，要不就兵刃脱手、要不就身受剑伤……”

柳成山等人一听蒋安这般形容，心底虽不甚信，惧意却渐渐升起。

蒋安又回想说道：“点子闹了一阵，闪进大门就往里头闯，恰好‘虎头儿’赶到。我看他要出头，便吩咐大伙任其作主了。”

柳成河冷哼道：“他？他能做什么主？”

论武功、声望，四十岁的殷虎这当口自然是比柳成山等人更有资格作主。

场中，殷虎朗声说道：“阁下想要公平决斗，殷某自当奉陪。但若你打输了，在场的人一拥而上……殷某可不保证你的生死。”

那年轻剑客大声笑道：“哈哈哈哈哈，我听说你是漕帮六家第二代里武功最高的，这才不吝赐教，你虚心受教便是，别胡思乱想什么赢我的事了。”

殷虎是个朴拙的人，听了虽然生气，却没反唇相讥。他抽出长剑，架起了“擎天一柱香”。

“武当的剑法？”那剑客问，旋以手中二尺短剑答礼。